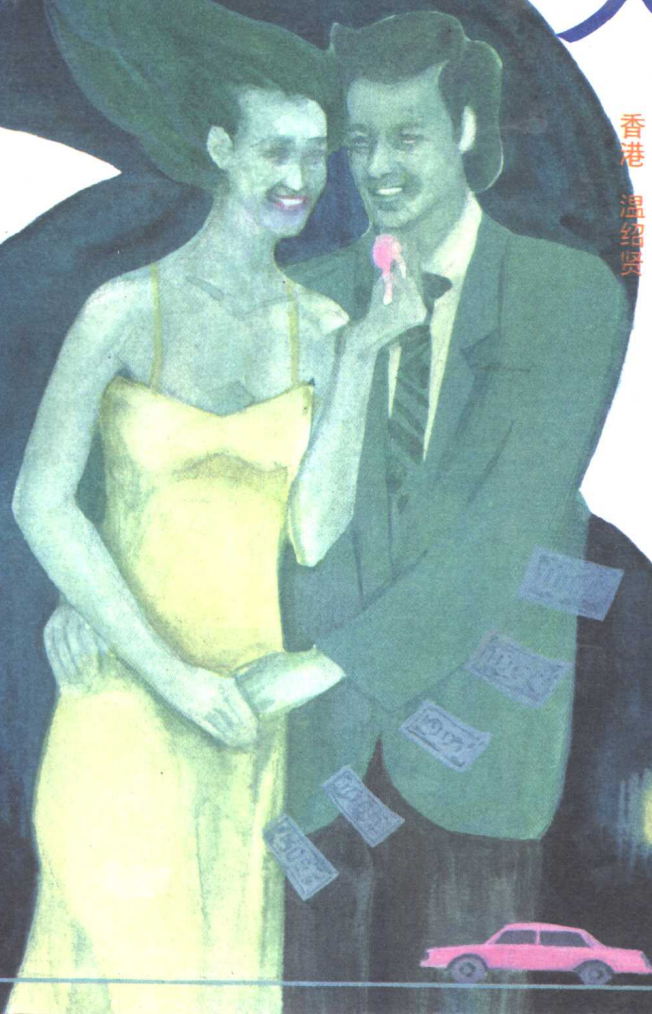


绿印人

香港
温绍贤



0030784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香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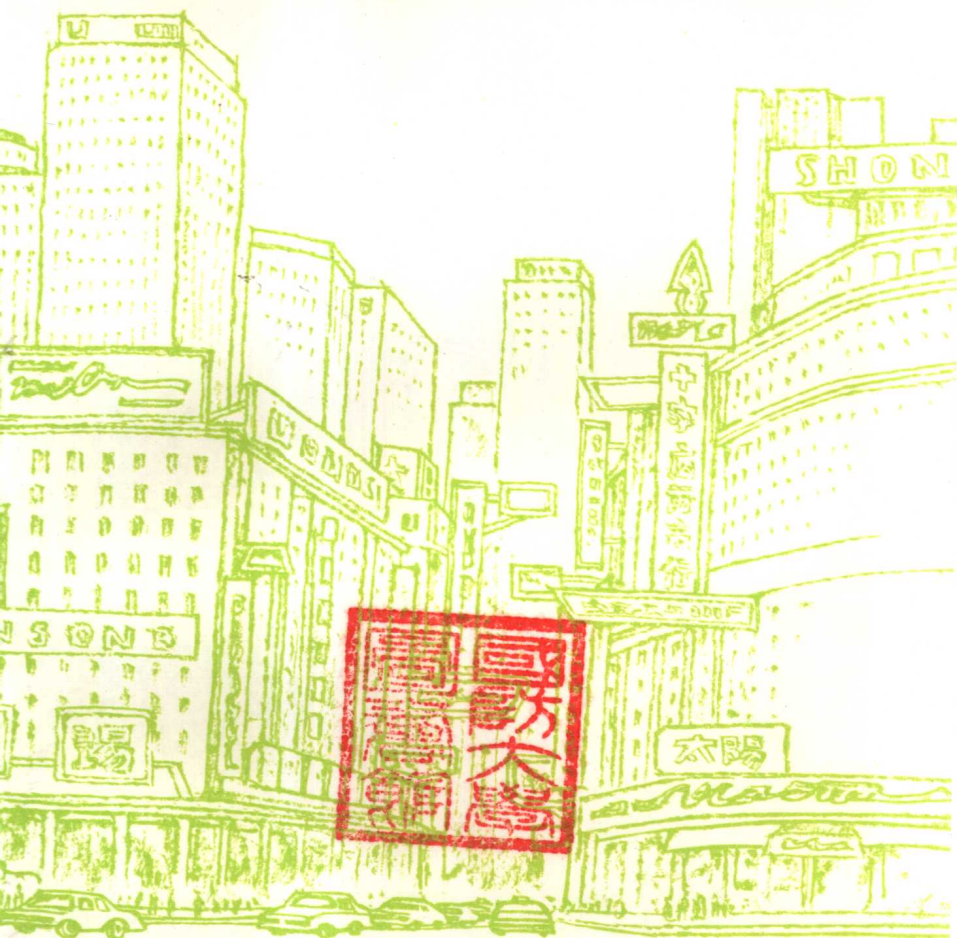
温绍贤

494991

绿印人



2 033 2381 2



绿印人

香港 温绍贤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3 $\frac{7}{8}$ · 65,000

1987年4月第1版

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社址: 168增-260 书号: 10309·166 定价: 1.00元

序《绿印人》

绿印人，这是近年香港特有的一个新名词。绿印人指的是近十多年来从大陆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来港的人，据说近达五六十万。他们的身分证上盖的是一个绿印，表示他们只是临时居民，以区别于盖黑印的永久居民。这些人占香港六百万人口的十分之一，在香港的社会生活中，不能不引起一定的影响。提到绿印人，很自然会想到阿灿和康仔，虽然这两个人物是电视剧中塑造出来的人物，但在香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。人的生活本身是极其复杂的，在五六十万的绿印人中当然并不只阿灿和康仔两种类型。但阿灿集中表现了绿印人坏的一面，而康仔却是占大多数。从大陆到香港，每个绿印人全抱有各自不同的理想，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，有各自不同的遭遇，又有各自的幸与不幸。

不过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，那就是“天堂”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粉碎了。他们终于发现香港并不是天堂。有些人不敢正视现实，于是就产生了象阿灿一类的人物。但更多的是力求适应现实生活，从零做起，挣扎奋斗，故此康仔得到广大观众欢迎。

在文学方面，虽然也有过一些描写绿印人的作品，但象温绍贤兄这样以绿印人生活为题材写成小说集，尚不多见。温绍贤兄是一位勤奋的作者，他把绿印人的生活，从多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来，撷取的多半是现实生活海洋中

的一涓一滴，经过艺术加工，也便成了一朵绚丽的浪花，虽然是涓滴之水，却闪耀着生活的本色。在这十二篇短篇小说中，他写出了绿印人的喜怒哀乐，提出的问题，也颇发人深省。

作者具有较高的外国文学素养，在写作手法上，尽管每个短篇所反映的生活都不尽相同，但都有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尾。这些小说所有描述无不紧扣绿印人生活的主题，层层深入，结构严谨，不蔓不支，内容含蓄。有时一针见血，有时则隐而不显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、思考和判断。中国画讲究含蓄，有所谓“虚实相生，无画处亦成妙境”的说法，作者可说是得个中三昧，故作品有言外之意，弦外之音，能耐人寻味，引人思索。

这十二篇关于绿印人的小说，使人读来心灵受到震撼，唤起人种种回忆与联想。作者写的虽然是绿印人的幸与不幸，但却没有给人一种消极的情绪，这些人的故事，我们读来并不觉得陌生，因为小说中的人物，正生活在我们的周围，每日每时都在演示着人生的悲喜剧。作者把这些从生活中积淀起来的共感，用艺术的手法加以夸张，却又不失之于胡闹。相反，它严格地保持了那事物与我们的关系，于是我们会感到它夸张得真实而痛快，在笑声泪影中产生共鸣。

这部集子是第一本写香港绿印人生活的小说集，作者这种开拓与尝试，是难能可贵的。当我们在欣赏这些笑中带泪的作品时，可以看到作者一颗真诚的心。

杜 渐

1985年11月28日

目 录

染发记	(1)
最佳选择	(9)
东逝水	(20)
新“捕蛇者说”	(30)
堕胎记	(38)
六合彩狂想曲	(49)
斗争的继续	(57)
移民记	(67)
相逢一笑	(77)
二等小公民	(93)
两地心	(101)
护照	(110)

染发记

放工回来，何从洗了一盆热水澡。头是痒痒的，也很脏。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洗头了。他穿好衣服，走到镜前，当他看到自己的一头黑发时，不禁哑然苦笑。突然他发现，两鬓下隐约地露出一些银丝来。何从深有感触地长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低声地吟哦：“鬓边添白发，疑是粉笔尘。”

这是他在一九七三年写的两句诗。“白发”和“粉笔尘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……

今年三月，何从带着忐忑的心情，回到了分别二十五年的出生地——香港。从一九七三年他鬓边长出几根白发到现在，不过是七年的时间，但他的头发已全白了，正应着“青春作客，皓首还乡”这句话。

何从回到香港以后，虽说他父亲给他留下一些遗产，但在他设法张罗一家四口的住处以后，已所剩无几，因此，他的当务之急，是找一份工作。

然而，在这个似乎熟识但又陌生的社会里，他最能胜任的是什么工作呢？在亲戚朋友中，有的说，最好做生意，有的说，最好找份公事，有的说，最好到洋行去当秘书，还有些人说，最好到工厂当工程师。但何从极有自知之明：做生意，他没本钱，而且他也不在行；他知道，香港是个商业性社会，什么行业都离不开商业活动。虽然看到报上刊

登招请各种高级人员的广告，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去应征。他认为，他最在行的工作是教书。

他有个当教师的外甥。他自然想通过他的外甥为他谋个教席。他坚持爱国的初衷，希望能到爱国学校任教，可是他外甥没此门路。后来不得已，他跟他外甥到一间私立的英文书院去试试。

“你今年贵庚几何？”校长一开口就问。

“四十七岁。”

“四十七岁？”校长看着他的头发，不相信地说。

沉默了一下，校长接着问：“在大陆哪间大学毕业？”

“广州××大学数学系。”他自豪地回答，并立即把毕业文凭拿出来。那间大学在海外还是有点名气的。

“唔哼，”校长鼻子里响了两声，接过文凭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。“教了几年书了？”

“二十五年了。”

“你觉得你能担任Form 几的数学课？”

“Form 1至Form 5，教预科也可以。”他自信地说。

“你认为你有这么高的水准？”校长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。

“他在大学当了二十年讲师呀。”他外甥插了一句。

“可是，大陆的大学……”校长有礼貌地顿住了。

他外甥急忙说：“他是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呀，‘文革’前他还发表过十多篇引起数学界注意的论文。”

“我们的课时也多，何先生的年纪……”校长再次有礼貌地顿住了。

“可以先试用嘛！”他外甥建议。

何从不习惯于乞求人，所以他站起来告辞。

“我们再考虑吧！”校长面部毫无表情地说，但他最后还是做个样子留下了何从的电话号码。临别，校长冷冷地说：“其实，象何先生这样的人，可以到大专学校去试试，往往中学用不上的人，大专学校要了。”

何从感到很不是滋味。但他外甥却说，在这里找工作，往往要低声下气的，尤其是从内地来的人，要找份文职工作，很不容易。何从感到很闷。

何从知道得一教席并不容易，自此以后他就争取到爱国单位如银行、百货公司、旅行社去工作。但是每处的招工广告都要二十岁至三十五岁的人，自己却超龄了十二年！他平心静气地想想，感到人家是有道理的，请办事的人，当然要请年轻力壮的好，如果自己是主管人，也不要年近半百、笨手笨脚的人，更不要对香港很不熟悉的人。

一天，他外甥来告诉他，某爱国机构招考英文秘书和会计，虽然年龄也要求在三十五岁以下，但他已通过熟人说项，该机构已同意何从去考会计。

何从自上次应征教师失败以后，就细心留意报上招工广告都要些什么人，他发现会计人员需要较多，于是他就买了些簿记、会计一类的书籍来学习。他是数学系出身的，这些东西对他并不难。现在叫他去考会计，他觉得颇有把握。

考试的科目有中、英、数，却没有专门有关会计的科目。对何从来说，这些科目易如吃豆，所以他回家后，满怀希望。能在爱国单位工作，即使是工资少些也是乐意的。

然而，半个月过去了，仍杳无音讯，经他外甥催问，才作复说，因成绩比不上别人，未被录取。后来据他外甥的

朋友透露，该机构的人事主任原来已决定请英文书院的毕业生，所以对何从不感兴趣，后来经不起那朋友的反复请求，才勉强让他去应试。岂料那天考试时，人事主任看到何从满头白发，更惹起他的反感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看他的试卷。被录取的果然是两名刚从英文书院毕业的青年人。连爱国单位也不承认自己的学历和履历，他开始产生一种被遗弃感。

但他的妻子却认为主要不是学历与资历的问题，而是年龄问题。

“我还不到五十嘛，”何从不服气地说，“要是在内地，象我这样年龄，这样学历和教龄的人，抢手得很哩！”

“但这是香港！”他妻子重重地说，“谁叫你满头白发才回来！”

他妻子的最后一句话，近来他都听烦了。

但是，妻子的话还是有点道理的：一九五一年与他一起回广州考大学而没有考上的几位同学，回到香港后，这二十九年来个个都混得不错，有人在一些部门当了高级职员，有人当了总经理，有人当了大老板，要是他当时考不上大学，或者念完大学就回来，就不至于象现在这样，连一份小会计的工作也找不到了。

其实，他并没有真的要在香港胡胡混混地度过余年的。在“文革”中，由于他来自香港，又是洋书院出身，还考取过伦敦的一间大学，又是个讲师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虽然他在一九七三年“反回潮”中，因写了“鬓边添白发，疑是粉笔尘”的诗句而被扣上“反社会主义”的帽子被批斗了一番，但是，他始终没有忘记社会主义祖国对自己的培养，“文革”前

自己所受到的重用，并相信动乱最终一定会结束。一九七八年初他祖母病重，老人家极希望他能申请回港见最后一面，他才二十四年来第一次申请赴港探亲。当时正是“文革”后第一次提工资，但组织却很不公平地没有给他提上，他虽然有气，但仍然决定探望祖母后回学校来。今年年初，在他等候领证期间，学校第二次提工资，他的学生、教研室主任竟对他说：“反正你要走了，你的名额留出来给别人吧！”他当即声明他是要回来的，但这位靠在文化革命中吃政治饭起家的人，却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你这只笼中鸟，飞出去了还会回来？”何从气极了，但他有口难辩，思想就开始有点动摇起来。他获批准赴港，准备起程的前两天，那位不学无术、妒贤嫉能，一贯排挤打击他的教研室主任竟被提升为系副主任，他见情况不妙，就决定暂时不回去了。而当他抵达香港时，他祖母已与世长辞了。他就更加不想回去了。

但是，这个“暂时”也不是容易打发过去的，三个月过去了，他找工作的事，仍毫无头绪。坐吃山空，他只好听从他外甥的劝告，先到工厂去干零工，以后再从长计较。

到工厂去打零工，以前他连做梦也没想过，他思想斗争了几天之后，终于下了决心走进一间大的电子厂。人事部的一位青年人，向他问明来意后说：“阿伯，我们这里不雇用超过退休年龄的人。”

“我今年才四十七岁！”他赶忙拿出刚领到的身分证。

那青年人没接身分证，却笑了一声：“从大陆来的人，年龄是任自己报的。”然后他望着他的头发，证据十足地说：“你的头发全白了！”

何从没有争辩，默默地退了出来。算起来自己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，工厂就算缺乏劳动力，也不稀罕他那样年龄的人。回家路上，惆怅之情，久久在心头萦回不散。

过了几天，何从看到报上招请车场收银员，年岁在五十以下，他急忙打电话去联系，跟着被约去见面。这回，车场主管人却没有电子厂那位青年那么客气了，见了面后，瞪了几眼他的白头发，很不耐烦地叫道：“我们这里不请老坑！”

“我才四十七呀！”何从红着脸分辩说。

“你说十七岁也不成！满头白发，钱银的事，弄错了数不是好玩的！”他把手一挥，断然地说：“走吧，别多罗唆了！”

回到家里，何从与妻子戚然相对，沉默了很久，他妻子才开口：“还是回内地吧！”

何从呆了好一会，然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个我何尝没有想过？可是系里那个婆娘眼下正在走红，我回去，又会给她加上“逃港”的罪名，不会有好日子给我过的。唉，这头白发害得我好苦呀！”

“这是你自作自受！”他妻子责备地说，“七三年以后，你日思夜想，没有几个晚上睡得甜的，我的苦劝你总是听不进耳，才弄出今天满头白发来！”

“国家的前途，民族的命运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，哪能不关心！”

这时，他九岁大的儿子突然天真地说：“爸爸，你不会用墨水把头发染黑吗？”

正是一言惊醒梦中人。对，到理发店把头发染黑！

染发后的第五天，何从就在一家玩具厂里找到了一份日入三十二元的零工。

何从在痴痴地对镜想着，他多么怀念当年的教学生涯啊，可是在此时此地，这已成为可望不可即的事了，“粉笔尘”也永远不会再飘到自己的鬓边来了！自己几十年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毫无用处……

一阵电话铃声，把他从迷惘中惊醒。他拿起了听筒，听到一个十分陌生但又似曾听过的声音。

“是的，我就是何从。你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××书院的校长，那天见过面……”

“哦，是……”他顿住了，因为他已忘记了那位校长的尊姓大名。

校长说：“我们决定请何先生到敝校担任预科的数学课，工资照课时计，每月二千多元，你的意见怎样？”

“你不是说内地大学的水平低吗？”何从一时冲动，大声地说。

“咯咯！”校长用平稳的语调说，“我们学校的王牌教师梁济仁先生是你当年××书院的同学吧？昨天我偶然跟他讲起你，才知道阁下是老××书院的高材生。哈哈，满头白发的××书院毕业生现在难找啦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要请的是二十九年前的我了？”

“那当然，不过，”他停了停，“这也没有什么矛盾嘛！如果有意，明天见面详谈条件吧！”

放下听筒，他不知道是悲是喜。但他细细想来，觉得不应过分责备那位校长，因为在香港许多人的眼中，由于“文革”摧残教育的缘故，就片面地认为，“凡是内地的大学毕业生，不管是五十年代的，六十年代的，还是七十年代的，一律都是草包。”况且，香港还有较浓厚的排他性。

镜子里又闪烁着他鬓边几根银丝发出的白光，于是他喃喃地说：“难道又要跟粉笔尘打交道？”

又是一阵电话铃声。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。经那人自我介绍，才知道原来是那爱国机构的人事主任。他说：“经过研究，我们决定请你当英文秘书，工资从优，月薪千八。”

他自然感到高兴，到爱国单位工作，是他的理想。但他又觉得有点蹊跷，便问道：“为什么以前认为我当会计也不合格，如今却请我当英文秘书呢？”

“你的介绍人最近才告诉我，你原来是××书院的老毕业生，还考取过伦敦的一间大学。”然后他有点责备地说：“你应征时应该把这些学历说出来呀！”

何从木然了一会，忽然激动地说：“那么，你们要请的不是五十年代在×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我，也不是在内地当了二十年大学讲师的我了？”

人事主任大概没有听出何从话中的含义，便顺着说：“是呀，人家都说内地的大学毕业生还比不上这里的中学毕业生。你这个白头发的老××毕业生就更不用说了！”

何从听他说话语无伦次，就断定他是个外行。尤其这些话出自爱国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的口中，听起来比起那位英文书院校长的话，更令人难过一百倍！

他惘然地抬起头来，镜中的黑发仿佛在跟他开玩笑似的，他不禁对镜叫道：“那么，我染黑了头发也是多余的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听筒里传出人事主任的声音，“白发有什么要紧？这才显得你是老资格哩！”

.....

最佳选择

还有一个钟头，飞机就要在启德机场着陆了。彼得李在飞机上陷入了沉思。怎么不呢，他是李家的独生子，父亲的公司，等他学成回来经营，他感到责任重大。虽不是十年寒窗，他在加拿大也整整读了五年的工商管理，这次回来他就要把所学到的学识付诸实践了。

彼得李的父亲李福，是靠勤俭起家的人。在五十年代时，他还是一个泥水判头，那时，他克勤克俭，带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，亲力亲为，赚到了一笔资金，并笼络了一批技术力量。到了六十年代，建筑业因受到其他行业的刺激，突然兴旺起来，李福抓住这个时机，大干起来。把生意越搞越大，终于成了本港建筑界颇有实力的人物之一。现在他独资拥有一间颇具规模的建筑公司。彼得李在童年时，课余还经常帮他父亲看管材料，养成了发奋向上的习惯。进中学后，他的这种精神年年夺得优异成绩，现在又拿到了工商管理学硕士的学位，当他想到自己回港后可以大显身手的灿烂前景时，不禁得意地微笑起来。

他父亲是个半文盲。在他念中学时，就觉得父亲思想简单，在事业上没有一个周详的发展计划，在管理上也是随意的，不科学的，有些地方还带有封建性质。比如，以近乎帮会的形式去笼络技术骨干，搞称兄道弟，结拜那一套。现在，他更觉得父亲那一套不合潮流。虽然这几年他

在加拿大，但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，为了适应时势，已有所改进。在公司里已实行了奖金制度、福利制度等。但他总还觉得，一个象他父亲那样没有多少文化的人，是不可能象欧美的企业家那样，把公司办成一个全科学性的、文明的现代化企业。所以，他对父亲所说的一些做法，其效果如何，总是半信半疑。他的雄心壮志，就是要协助父亲，把公司办成在全港九起典范作用的企业。

飞机开始降落，他从沉思中醒过来，内心感到极不安定。他顿然是归心似箭。

到机场来接他的，是他家中亲人和至亲要好。李福看见儿子学成归来自然感到高兴。父子之间当然不必说些什么寒暄话，而李福又是个讲求实际的人，所以，他一开口就把身边的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介绍给他：

“这是我们公司的赵总工程师，是你去了加拿大后聘请的。我们公司的业务这几年来有了成倍的发展，全赖赵先生的全盘策划。你现在回来了，我就更加如虎添翼了！”

看见他父亲如此器重赵总工程师，彼得李自然也对他另眼相看。赵总工程师一表人材；举止大方，彬彬有礼。在穿着上，虽然隐约可以看到建筑工程师那种不修边幅的作风，但仍然可以体验出他受过高深教育、与一般人不甚相同的气质。据彼得李的观察，赵总工程师一定是留洋回来的博士级人物。想到这里，他觉得时代不同了，父亲的确有了进步，他开始重视受过正规教育的科技人员了。他这几年写信告诉自己有关公司业务大有进展的事，是完全可信的了。不过，赵总工程师只不过是工程技术专家，至于经营管理，还仍然要靠自己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要他不必忙于参与公司的事务，而是去拜访亲朋熟友，过一两个礼拜后，心情安定下来了，再到公司办事。但他本人的想法是第二天就到公司上班，做见习业务经理，逐步熟识全公司的管理制度，然后把管理权接过来，着手进行全面改革。他认为不应该满足于过去几年所取得的成倍发展的成绩。当他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，父亲笑了两声，问道：

“你在学校学到的理论，你认为马上就可以用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彼得李说，“这些理论并不仅仅是书本知识，它是经过实践印证的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父亲有点莫名其妙，“不要对我讲理论好不好？印证是什么？”

彼得李赶忙说：

“印证就是证实的意思，”彼得李得意地一笑。“我是说，我的理论是经过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实践，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。”

“不过，”他父亲又露出一副小生产者的面孔来，“我只相信事实和经验，而且只相信按部就班获得的经验！”

“那么，你送我出洋读书不是多余了吗？而我的硕士学位不是成了一张废纸？”彼得李委屈地说。他的满腔热情似乎骤然地被泼了一瓢冷水。

~~“哈哈，”~~他父亲不禁大笑起来。他虽然一向对儿子十分严格，~~但在~~却又颇为随和。“送你出洋念书怎会是多余的呢？~~我就是以为~~吃了没书读的亏，要事事求人，才不惜工本要你去留学的。但我要你的学问和我的经验结合起来，”他紧紧地贴住自己的两只手掌，“紧紧地结合起来，好象粘